

白崇禧別傳(二)

謝 康

自民國十五年北伐，十七年收復北平，完成一大業，其間經歷大小戰役甚多。除汀泗橋之役外，則以十六年八月下旬一連打了五天的南京附近「龍潭之役」，為北伐戰史中最激烈的一次戰爭。

蔣公下野羣龍無首

這次革命戰役，我方的主將是第一軍軍長兼總指揮何應欽，第七軍軍長李宗仁 and 副參謀總長兼淞滬衛戍司令白崇禧。敵方的主帥是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統兵約八萬人。這一支兵械精良，久經戰陣的部隊，在孫「聯帥」統一指揮之下，趁着我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國民黨內中央要員因有派別，意見尚未完全一致。好像羣龍無首，正在進行協調的時候，他揮兵渡江，聲勢浩大。我方則由於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為促成本黨團結起見，接受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的要求，戲劇性地如雷霆一聲，宣佈下野，將統帥權交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離軍到日本「考察」去了。這時的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數雖多，實際上則由常務委員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負重要的責任，形成了「三頭馬車」的局面。

面。這三位常委之中，除何氏為貴州興義人外，其餘李、白兩位，都是廣西桂林人，在表面上似乎是任在總司令。蔣公暫時下野這個階段，國軍方面非由廣西軍人加倍努力以支撐危局不可的形勢。事實上國民革命軍從兩廣出兵北伐到達了長江流域的第一軍和第七軍，一年來似已不免因官兵待遇之不平，或其他問題，暗中已稍存有不能融洽的意見。據當年曾任第一軍總部機要秘書的已故立法院院長劉健羣氏記述當時的情形，略謂：

「龍潭戰前，蔣總司令離職去日本，第一軍全部向浙江邊境移動，總部自南京移往蘇州。僅有何總指揮本人，參謀長王繩祖……和我及一個警衛特務營，等待李宗仁到京，辦一點形式上的交接，便向蘇州去了。軍委會常務委員是李、何、白三位。何將軍敬之聽說李宗仁已到京，就和我去軍委會向李宗仁打個招呼，原意當晚即離京赴蘇州的。彼時一、七兩軍暗潮雖烈，但究未破險對敵。見面後，李却堅執何多耽擱兩三天，何將軍論情勢也不能絕裾而去。」

「就在此時，孫傳芳大軍偷渡長江向南京猛撲

而來，於是第一軍被迫放棄原定撤退計劃，合力拼戰。戰爭一開始，一、七兩軍都吃緊……何將軍親到前線東陽鎮指揮。敵人背水為戰，退無可能，戰火異常熾烈。……第七軍方面主力，夏威所部，在烏龍山一帶，也苦撐苦戰。記得李宗仁來一電話，由王參謀長親自接聽，李頗有責備的口吻，問：『你們第一軍到底打不打！』王參謀長幽默的說：『你知道何總指揮現在在哪裏？』李說：『他在哪裏？』王說：『三個鐘頭前在東陽鎮，現在是在龍潭水泥廠。』李說：『既然如此，大家拼了罷！』李說過這句話以後，大約就立刻出城向前線去了。如此決定了孫傳芳全軍覆滅的命運。」

劉健羣這個記述。只說到何、李兩位大將，而沒有提到白健生將軍。因為他所記的是戰役的開始，而不是全部戰事的進行和勝利結束的情形。其中經過事實，大概是這樣的：

孫軍渡江京郊失守

民國十六年（即距今五十二年前）八月二十六日，一日夜之間，孫軍大隊趁黑夜由望江亭、

(二) 白崇禧傳別

划子口、大河口等處偷渡長江，佔領烏龍山及以東高地，經我第七軍將其擊退。至二十八日，又分兩路隊伍第二次渡江，先後佔領了許多據點，由南京堯化門至鎮江句容之間。包含棲霞山、棲霞車站、南北象山、龍潭、黃龍山、烏龍山在內，都成為激烈的戰場。最初是何部第一軍之一部加入戰鬥，因為龍潭至棲霞山。原為第一軍駐防地。故首先與敵人接觸。棲霞山在南京市東北，山形似繖，四面重嶺疊嶂，形狀方正，故又名繖山。山上古蹟及寺院頗多，風景優美，以棲霞寺



白崇禧上將早年與家人合影。

為最著名。山下為京滬鐵路所經，形勢險要。「龍潭」乃是江蘇省句容縣城之北，長江南岸的一個鎮名。亦京滬鐵路所經的一站，也是南京東北至鎮江之間的一個要塞。這幾處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南京曾為六朝首都，以金陵王氣著名。從前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據「六朝事跡」引）。又南北朝梁沈約遊鍾山（即上引諸葛亮所說的「鍾阜」舊名金山，一名蔣山）作詩，亟稱金陵城東北一帶山嶺的險峻，如云：「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分相望。鬱律構丹嶽，崢嶸起青嶂。」這些詩句不僅描寫鍾山，乃是連棲霞、烏龍、青龍、黃龍諸山的形勝而言的。

由於這次戰場，正是在長江南岸和這些山嶺要塞之間。當孫傳芳軍兩次渡江後。登山扼險，背水為陣，退後一步即無死所。滿以為置之死地而後生，因此只許前進，不許後退。又必須先行奪取這些山頭，居高臨下，擊潰我軍，然後才可以圍困南京奪取我首都，重圓他五省聯帥時「江南王」的舊夢。而我軍則非趁此時機，合力把孫部消滅，就不能鞏固首都，繼續北伐，完成統一全國的革命計劃。

白自上海率軍參戰

當我第一軍和第七軍正陸續投入戰場之時，何李兩大將軍，已分別電告上海白總指揮迅速帶兵參戰。恰巧這時（八月二十六日）白老總正和宋子文、胡宗鐸因公同車由滬赴京，行至無錫

而路斷，得知軍情萬分緊急。於是急調在無錫和常州駐防的第十四軍和劉時的第二師部隊向西北進兵參加戰鬥。

接着於二十七日，我一、七兩軍的主力，向已渡江登陸的敵人發動總攻擊。此時敵軍二萬餘人，一面死守已得的險要地區，並以巨礮及多數的機關槍向我軍猛烈射擊，砲聲隆隆，彈如雨下，一面掩護其步兵東馳西突，猛撲我軍陣地。

我第七軍團長胡天樂及王贊斌各率所部團隊，浴血奮戰。他們的戰鬥力很強，憤以少擊衆，經一日之苦戰，追擊敵人至棲霞山，山上敵人樹白旗詐降，引誘胡團至半山，然後加以襲擊，使該團傷亡慘重。然後他們乘黑夜進佔龍潭，迫使王團不能前進，但我軍終於收復棲霞山，獲致相當戰果。

二十八日孫軍大隊又分兩路渡江增援，連同前次渡江部隊人數已達八萬之衆，聲勢相當浩大。其中只有從八卦洲這一地區偷渡的敵兵，被我軍王贊斌團奮勇擊退。其餘渡江之敵，以全力向我一、七兩軍行總攻擊，將我軍在龍潭附近陣地作大包圍的形勢，日夜瘋狂的猛攻。戰區因此愈益擴大，東至鎮江，西及南京堯化門，均為敵氛所籠罩，局勢十分險惡。特別是佔據黃龍山高地之敵砲兵隊，據高向下射擊，我軍正陷入其大砲射程之內，情況尤為危急，將使我犧牲特別重大。我第七軍王胡兩團加上黃權一營，奉命進攻黃龍山，乃以敢死隊的精神，冒險犯難，拼命奪取該山。敵人恃其猛烈的砲火，亦拼命死守，戰況非常激烈。我軍經五次的向上衝鋒，死傷枕藉，

最後一次終於攻到了山頂，和敵人肉搏，並展開白刃戰，一時血肉橫飛，雙方喊殺之聲，驚天動地。同時我在山下的砲兵，亦以猛烈的砲彈，掩護我軍前進，並擊中了敵人的砲台，使敵心驚胆破。這時恰有以護僑民為名的日本砲艦（一說是英國的兵艦），忽然駛入長江，發射互砲，意在幫助敵人，傷害我軍，嚇阻我前進。不料所發的砲彈，均誤中敵人陣地，反而助我攻敵，迫使敵人在烟火彌漫，塵土飛揚之中，不能繼續戰鬥。乃逐漸向後山退却，我軍乘機奮勇挺進，斬獲甚衆。終於三十日拂曉，完全佔領黃龍山，消滅了這部份登山的敵軍部隊。

同在三十日那一天的下午四時，我第七軍夏軍長派梁瀚嵩和李思熾，率領兩團人，從青龍山斜坡猛衝而上，攻殺向我出擊的敵兵。不計重大犧牲，經過一場十分險惡艱苦的戰鬥，由砲兵發炮猛轟及掩護，最後攻到了山頂，擊潰敵兵，收復了青龍山。這青龍山，離黃龍山不遠。也是孫軍的一個強有力的砲兵陣地。這裏的戰鬥，本從是日上午第七軍陶鈞師長協同第一軍開始攻山，到了下午得梁李兩團主力，才告收復。

孫兵裸戰海軍砲轟

至於烏龍山的戰況，亦同樣激烈，而在戰略地位上，則比較黃龍、青龍兩山更為重要。這是最接近長江邊的一個戰略要塞。這次收復烏龍山之戰，以第七軍第二獨立團的功勞最大。該團團長羅浩忠（即六十一年初在台北逝世的廣西中渡縣籍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其事蹟見「羅浩忠將軍紀念集」）奉命進攻烏龍山，即以誓與烏龍山

共存亡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率同所部向前挺進。同時他挑選了原由舊桂林府屬龍勝縣的僑山徵調服役的兩連僑兵，叫他們赤身裸體，配以手提機關槍和手榴彈，作登山的第一道先鋒隊。由於這些僑兵的皮膚顏色，和江南初秋逐漸枯黃的草色差不多，可以魚目混珠，不易為敵人所發覺。而且他們平日住在山地爬慣了山路，這次爬山，也就異常的迅速。一轉眼之間，他們就已進到半山，找到了掩護的地點後，即刻向敵人發射攻擊。接着羅團全部在我大砲支援之下，大家奮勇登山，緊接僑兵之後，向敵人猛攻。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血戰，摧毀了他們的砲兵陣地以後，更再接再厲繼以肉搏，終於克復了烏龍山。然後堅守着這個要塞陣地，並以大砲等猛烈火器，支援山下各友軍作戰，準備進一步收復曾於二十八日再度被敵軍佔領的龍潭鎮。

恰好副參謀總長兼總指揮白崇禧將軍，率領東路援軍第十四軍及第一軍的一、三兩師，正適時趕到，並即指揮自南京方面開來的西路援軍與東路及南路援軍會師合擊向全部敵軍作外層的大包圍，特別在龍潭的東南西三面。我方這時軍威大振，氣勢如虹，穩操勝算。相信已無問題。而在敵軍方面由於內失黃龍、青龍、烏龍三個山頭的砲兵陣地及山口村、正盤山外受重重的包圍。加以前來觀戰的英國軍艦，正駛入長江，距離龍潭不遠之處停泊，但敵方已心慌意亂，觀察不清，恰遇我海軍第一、二、三等三個艦隊的一部份，原在烏龍山西北八卦洲、划子口一帶游弋担任警戒南京的砲艦，亦已駛向龍潭的江面上，參

加作戰，連續發砲轟擊敵軍陣營。這時大江南北的交通，將近被我方完全截斷，孫軍退路，顯然已成了問題；於是士兵鬥志開始動搖，準備渡江北竄。但孫傳芳本人及其手下大將王力均等仍在龍潭督戰，作最後的掙扎，企圖挽回其頹勢，鼓其餘勇，死守着黃龍山附近小山，至擂鼓台（一作雷彭台）一帶的據點，繼續頑抗。我第一、七兩軍暨第十四、十七、四十、四十四等軍各師團部隊，俱能以發揚蹈厲的高度革命精神，分進合擊，向孫軍猛攻，勇往直前，視死如歸，再接再厲，前仆後繼。合力將包圍圈縮小，並得海軍大砲助陣，終於將孫軍擊敗。於八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克復龍潭，敵人倉惶向長江邊潰退。但因時間已晚，暮色蒼茫。我軍未能窮追，敵殘部於昏夜中遁去，在江邊集合殘餘，仍欲作困獸之鬥。

拂曉掃蕩肅清強敵

三十一日上午五時，天色黎明，我軍正部署追擊，敵軍又突然猛烈反攻，尤其對龍潭車站及龍潭以東的水泥公司這兩方面，進攻最力，形勢頗為吃緊。這時我何應欽、白崇禧兩總指揮官正在龍潭會合，督率指揮，即以第一軍迅行迎擊，第七軍之一部，自龍潭沿着鐵路東進，向侵入水泥公司的敵軍側面壓迫，激戰至上午八時左右，紛向花家蕩、常天寺、西志洲一帶潰敗而走。我軍因鐵路以北至長江邊的地區，水田交錯，溝渠縱橫，乃將部隊分為左右兩路追擊：左翼方面，以第七軍第一、三兩師之各一團及第十九軍第一師担任。右翼方面，以第一軍第一師兩團及第三師、二十一師、二十二師各一團及獨立第五十

(二) 傳別禮崇白

八團担任柴洲以東之線。當我軍總動員向前追擊之後，柴洲以東的敵軍，均紛紛企圖渡江北竄；而柴洲西面之敵，則地形比較複雜，竟利用地勢，據守常天寺至舟子橋一帶堤岸地區，意圖頑抗，我左翼追擊部隊，一時未能將他們消滅。嗣經第一軍抽調兩團，增加上前線，與第七軍合力突擊，當即攻佔常天寺及小洲園附近陣地。並跟踪追擊至下午二時，所有柴洲附近的敵人，除一部分逃脫之外，其餘均被繳械俘獲。其逃走的敵兵，於爭着上船渡江時，因覆舟及跌下水中溺死的也很不少。死傷總在一萬人以上。孫傳芳和手下大將早已化裝作士兵模樣，逃回江北去了。但是，如果他的胆子大一些，走進一步的話，也可能變成我軍的俘虜。總計這次戰役的成果，獲得槍枝四萬餘桿，俘獲敵官兵三萬餘人。我一、七兩軍及其他各軍亦共傷亡八九千人，對勝利所付出的代價，則一、七兩軍犧牲最大。在中央軍事委員會方面，何、李、白三常委精誠合作，共撐危局，實為北伐戰史中添一佳話，殊屬難得。

由於龍潭之役，孫軍係早訂作戰計劃，突然傾巢而出，我軍匆卒迎戰。白總指揮則於京滬路途中間，即指揮大軍參加作戰，隨時隨地都能表現出好似諸葛亮一般「指揮若定」的天才。這種機智和英勇，真不愧「小諸葛」的英名了！

話說龍潭之役過後，中央宣佈唐生智勾結軍閥張宗昌及孫傳芳渡江入寇之罪。並明令出師西征，討伐唐生智叛軍，以白健生將軍為總指揮，溯江西上，大敗唐軍於湖北廣濟縣，唐逆潛逃，於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通電下野，並以鉅金乘日

本輪船至東京作寓公，其殘部則退據三湘，及湘鄂邊境一帶，而以主力位置於平江附近，並在汨羅江南岸佈防，阻止我軍進攻。第二路軍白總指揮奉令親赴漢口主持，與第三、第四兩路軍決定部署，分四線向長沙進攻。平江之役，唐軍盡潰。其投降部隊，奉令收編為三個軍，並恢復第四集團軍番號。轄第八軍（軍長李品仙），第十二軍（軍長葉琪）及第三十六軍（軍長廖磊），這三個軍軍長，都是廣西人，即由白將軍統率北上，參加津東戰役。

北上會師奉軍總退

當白總指揮率軍北上之際，我革命軍第二三兩集團軍正和奉軍（自稱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的部隊）對峙於河北省正定縣東北，清苑縣（即保定）西南的望都縣境，由正定至望都，沿鐵路線各據點，乃奉軍主力所在，結集約二十餘萬人。我第三集團軍（閻錫山部）戰況失利。白氏乃率所部，沿平漢路兼程北上會同友軍，解除了望都的危局，奉軍向東北三省退却。當張作霖偕同手下大將吳俊陞等乘京奉鐵路專車回奉時，於十七年六月三日在瀋陽城外皇姑屯鐵橋，為日本人所埋設的計時地雷炸傷，兩日後因傷重不治斃命。

六月十一日，東北軍的少帥張學良於促請北京各界出面接洽和平後即出山海關回瀋陽，同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偕同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進入北平，主持善後事宜。至十二日，天津亦順利光復，白氏並奉命暫駐北平。計從十五年七月北伐以來，白氏初受任為副參謀總長，繼則指揮作戰，東西南北各處奔馳，屢建奇

勳，以至收復北平，為時尚未滿兩年，七月六日，隨同蔣總司令等至西山碧雲寺 總理靈前行祭告典禮。

北平及天津收復以後，北洋軍閥所贖餘的，僅有直魯軍的張宗昌，津東的褚玉璞，以及奉、吉、黑、熱東四省的奉軍而已。

日本軍閥對我革命軍北伐統一的工作，一向不懷好意。且與北洋軍閥，多年來早有勾結，從袁世凱做總統時於民國四年秘密簽訂二十一條款時，即已如此。他們向日本人借款買槍械，打內戰，割據地盤，而以出讓國家利益為條件。日本人更利用他們造成中國的內亂和分裂，使我國不能統一，以謀進步，更於必要時，由日本軍隊直接出面干涉，我革命軍北伐的進行，例如十七年五月初旬，日本出兵濟南，公然阻撓革命勢力的進展，慘殺我交涉員蔡公時及軍民人等一萬餘人，造成「五三慘案」就是一個例證。

直魯軍的勾結頑抗

這次張宗昌、褚玉璞等殘餘軍閥，自我軍底定平、津以後，仍然盤踞冀東即河北省東部一帶，（津浦路以東及京奉路沿線地區）俟機蠢動，就是因為他們勾結了日本，恃日本為後援，所以敢負隅頑抗。他們並且聽從日本人的指示，派員前往奉天，向張學良提出兩次警告，不贊成他歸附國民政府，以促成全國的統一，極盡其威脅利誘之能事，奉張因此不得不有所顧慮。這時駐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果然也協同動作，於張學良派員與我方議定於七月下旬奉、吉、黑、熱四省一律改懸青天白日旗幟之前三日，突然出而嚇阻，屢以

日方將出兵干預東四省歸附國府爲言，迫使張學良中止前議，屆時不敢易幟並且對於張宗昌等抗拒國軍的行動，也採取中立觀望的態度。

張宗昌、褚玉璞見其暗中聯日的陰謀，已經

發生力量，自以爲得日方的與援，有所恃而無恐，於必要時日方還可以重演「濟南慘案」之一幕，阻撓國軍進攻冀東一帶地區。他們於是向着寧河、蘆台等處增加兵力，有向西南襲取天津市的模樣。

模樣。



白崇禧將軍（左二）民國四十九年與陳誠副總統（右二）在台北回教清真寺留影。

蔣總司令至是乃明瞭直魯軍不

獨毫無悔過投誠，和平解決河北問題的意向，反而借重外力，圖使兵連禍結，引起國際糾紛，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非先將其肅清不能完成統一。於是命令各部隊，限於八月二十六日集中於準備攻擊的地點，然後向灤河攻擊前進，並發表以坐鎮平、津，原統率第四集團軍北上的白崇禧將軍爲討伐直魯軍及收復冀東的總指揮官，代行總司令職權，並親自統率右路軍作戰部隊。

九月四日，白總指揮發佈各路軍分途作戰命令，限期達成所指定的任務後，至灤河西岸待命。各路指揮官，右翼徐永昌、左翼李品仙、中央范熙績，則各率領所部以及騎兵師等於九月八日開始向前攻擊，進展頗爲順利，於九日佔領唐山，十日取開平，敵軍向灤河方面潰退，爭先恐後的陸續渡過灤河東岸，並將灤河鐵橋炸毀。我軍乘勝追擊，並遵照原定計劃，於十四日全線各路軍完全到達灤河西岸俘獲甚多。

。正準備征集船隻，進攻與我隔河相對登山固守之敵人。恰巧奉軍在山海關以西遼安、盧龍、昌黎各地佈防，乃在灤河以東的石門一帶與直魯軍衝突，來電請我軍暫緩渡河，以免發生誤會，並讓他們負責解除直魯軍的武裝後將其送我軍等語。又直魯軍方面，亦派代表前來接洽，請我軍在他們和奉軍決戰時暫勿派兵渡河相逼，俟戰後不論勝負必然全體來投降於我軍。這時候他們並將軍眷送來灤州城，托我軍照顧兼有作爲人質之意。詞氣頗爲誠懇。我軍因此暫行停止渡河攻擊。但是，他們打了幾天，互有勝負，白總指揮乃應張學良請求，親到灤州部署，命令部隊渡河，佔領山頭陣地，同時奉軍亦大舉增援，把直魯軍之一部包圍起來，解除其武裝。但大部分仍退回灤州（大約有三萬人）向我軍投降，另一小部分不投降者已潰不成軍，逃散殆盡。至九月廿三日，灤河以東的直魯軍殘部，始完全肅清，褚玉璞赴奉天，張宗昌由灤河下游逃亡後赴日本，（其後潛回濟南，遇刺死）。

為統一計預留地步

此次底定灤河，收復冀東，我軍在白總指揮官崇禧的戰略運用之下，各軍進展極爲順利，並如期到達灤河西岸會師。如非奉張自願効勞，以生力軍在灤河以東參加作戰，消滅這一支被我軍擊敗的直魯殘軍，乘機擄獲一部分軍械，並預爲東北四省正式宣佈易幟，歸依國府留一地步。這一着棋，在他們實在是一舉兩得，否則我軍乘戰勝之餘威，渡河掃蕩殘敵，那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一方面不進逼直魯軍，讓他們能和奉軍一戰，

另一方面也答允奉軍的要求，讓他們享受一部分勝利的成果，這也可見得革命軍人的度量。

冀東平定後，關內十八省，已完全隸屬於國民政府的版圖。白總指揮即秉承 蔣總司令意旨，與奉天督辦張學良的代表東北軍參謀長楊宇霆將軍在灤州會晤，囑其曉諭東北軍投戈效順，儘快改懸青天白日旗幟，以完成全國的統一。其後楊宇霆回瀋陽，將他和白健生上將會談結果，報告張學良，東北方面卒於是年十二月廿八日易幟。全國統一的大功，於是告成。按照 國父建國大綱的規定，我國的訓政時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實際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早已決定於十七年十月開始「試行訓政」國家前途，光明在望。

從十七年九月灤河兩岸至山海關一帶軍事勝利結束，至十八年三月國民黨三大大會開幕以前，大約半年多的時間，白崇禧都坐鎮北平，藉以穩定新收復的北方局勢。

由於黃河流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策源地，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北京城自遼金元以來至明清八九百年古帝王之都，較金陵王氣，更為濃厚。民國成立以前建都南京的王朝，除明太祖而外，全是偏安的時代。因此北方有些老前輩對於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於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宣布將北京改為「北平」，（同時將直隸省改名河北省）表示很不服氣，他們想要提議將南京改為「南服」如果成爲事實的話，那麼，一個「北平」一個「南服」豈不是成雙成對了嗎？這個雖是笑話，有些北方的朋友於十七年底在巴黎對筆者（那時我在法國留學）的確如此說過。試證以後

來「北京大學」的校友和學生們反對把他們學校的名稱，取消一個「京」字而改為「北平大學」因此鬧出了一個大風潮，終於保留北京大學這塊「金字招牌」。我們從這件事看來，就可以知道當時一部分北方人對南方國民政府的心理了。幸得十三年冬 總理孫先生北上以前，已演講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宣言」，已逐漸爲全國知識分子所認識。十五年北伐時，從兩廣出發的都是有主義有紀律的部隊。加以軍隊政治工作和宣傳的效果。軍隊所到的地方，都受到民衆的歡迎。所以不出兩年，青天白日旗幟，便在全國各地昇了起來，這是主義戰勝的力量。但是我們也知道，除却外蒙古不算，中國是九百餘萬平方公里，面積有兩百多個台灣這麼大，人口四億七千萬，歷史五千年的文明古國，絕不是一結束軍事時期，跟着由集權中央的國民政府宣佈進入「訓政時期」設立五院後，就能在兩三年內把偌大的一個國家，二十幾個省區，兩千多縣的民衆，可以「訓」得好的呀！

裁軍問題權力分配

何況從民國十八年三月至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這兩年半的時間，又正是國家多事之秋，國民黨內部，掌握軍政權的要人，正因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如中央政治會議對各地政治分會）以及中央軍與其他各集團軍籌劃齊一待遇與裁軍問題（如編遣會議），當然有時也不免雜有私人間的恩怨和意氣之爭。當國家剛在統一，國運頗有中興氣象的時候，而危機即隨以俱來。由於中

央及地方當局，雖同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都是國民黨同志，也是曾共患難之交。但因權力關係，互信互助互諒的精神，還未能完全建立起來。於是北伐期間大家和衷共濟，爲打倒軍閥救民於水火之中的那種革命意志，都因爲軍閥已倒，失掉了最顯著的共同奮鬥的目標，而或不免忘却了建設新中國，躋國家民族於富強康樂之域，必須一心一德，貫徹三民主義一切爲民（而不是自己的領袖慾和地盤）的重要性。

歷來國家總動員作戰，在戰爭結束以後，自不免發生軍隊的復員編遣問題，正如周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與民休息。又好像宋太祖對部下大將石守信等杯酒釋兵權，罷各路節度使而以文臣替補，這在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下，爲免得武臣擁兵自重，同時兼管民政。造成割據一方的形勢起見，這個措施似有必要。但必須有合情合理的善後辦法，以免在戰時出死入生，爲國家立功的軍人，曾幫佐領袖以馬上得天下，而結果則是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或者是投閒置散，予以淘汰。而他們在解甲歸田之後，有些因家無恆產，除打仗外，別無謀生的技能，於是他們的生活也不免會成問題，正如王維「老将行」所說的：

「……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
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
像這樣的軍人因衰老而被廢棄的窮相，看來是十分可憐的。

（未完待續）